

友會談叢序

余讀古今小說洎志怪之書多矣常有跋述纂
之意自幼隨侍南北及長蘇進科場每接縉紳
先生貢闈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
或引所聞輒形紀錄并諧辭俚語非由臆說亦
綜緝之頗盈編簡今年春策不中掩袂東歸用
舍行藏下學上達賴庭闈之蔭無菽水之勞顧
駑之已然詎規磨之可益身閒晝永何以自



娛因發篋所記之言百餘紙始則勤於探綴終則涉乎繁蕪於是乎筆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詮次但釐爲三卷目之曰友會談叢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則甘澤之譴與李玫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苟非閑暇曷遂擒毫彼前輩屬辭不將迎而遇物而小子晞驥甘萋非以成章深慙鷄肋之微竊懷敝帚之愛藪梁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夏日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博練精誠者幸體其然而悉焉其如行軸
靡工序述非據蓋事實而言鄙而淺而辭荒誠
語慳之亂倫匿精神之可補耶始同志敢冀開
顏焉天聖五年七月朔奉陽上官融序

稽古堂訂正友會談叢卷上

宋 華陽上官融撰

明 樵李高承埏較

太祖初年神降鳳翔府盩厔縣望仙鄉張氏家
張愚民也設神座烹羊豕祀之若巫覡事像則
寂爾聲乃泠然辭旨幽淡聞者增懼秦雍之地
祈禱畢臻未幾神謂張曰吾禹疆之官屬上天
之尊神也羊豕之屬固非其物悉宜撤之但設

香果蒞府者以事動遠邇驛置上聞開寶末召
張氏於闕下未遑崇奉值有同軌之會及太
宗卽位錫張氏命服道號爲羽人焉令於所降
之地置太平宮以旌其事乃俾主之先是張氏
在閭里不拘小檢使酒忤物鄉人賤之及天神
所憑則詳雅方正真有道之士景德中王人張
綸因被命來岐下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爲人
所惡一時之語不復記憶適值長安宰魏昌弼

亦在府中相拉詣太平宮焚禮方升殿拜神降
幃中謂綸曰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綸
戰汗驚怛罔知所措但俯伏稱不省知又曰卿
再思綸忽悟曰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又
曰鄉曲縱逸不足爲累自今更不得說自陝以
西三世爲男子惟張守真一人而已鄉曲縱逸
豈足爲累綸謝過而退

丞相王冀公欽若淳化二年秋自懷州赴舉與

西京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
民家散僕尋之時日已晚不知所適俄一僕至
驚悸而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所跨馬
弛韁宇下逕至蕭屏有門吏約云令公適與王
相公歡飲不可入也某遂具失公之由以告于
吏吏怒曰此豈有爾秀才之會某堅祈不已乃
許窺竊見其中果有笙歌杯杵之宴某意緒忽
遽不暇細辨覃訝其事與僕同往則見公已來

酒半酣覃詢之笑而不荅覃却到所止民家指
公會處問之彼有何神皆曰裴晉公廟也覃心
異之知公爲非常人矣公登第後不數年爲翰
林學士使於兩川回輿至褒城驛方憇正寢從
行將吏倏見導騎自外而入中有人云唐相國
裴公入謁典客者亟白公悟然其來有如夙契
於是具冠帶升廳事以見之相見標儀雄偉聲
韻磊落密謂公大用之期至矣懷中出書一卷

示公以富貴爵位默定之用言訖而隱當時左右雖有見者憚公方嚴不敢妄泄及公首冠台衡出俸修飾圃田神祠自爲文記始與人言則爛熳於衆口矣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大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已無子遺而妒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

有斃踣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覬令似已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顧已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電之使也

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
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
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
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
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
復在舊處四肢疲薺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
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陝右山川形勝而耀州爲最故唐帝陵多在其
境天聖三二年李夕拜防典是郡予自回中入京
公以書邀予過郡館于東齋郡有僧道元者且
九十餘耳目不衰予往訪焉謂予曰茲郡卽唐
京兆府華原縣因溫韜建焉老僧少年時嘗見
一薛將軍說唐末事一一可憶薛將軍者卽當
時闖豎歷事昭宗相獻議誅宦官薛避難竄身
草莽及莊宗入汴反星冠羽服爲道士焉厥後
隸名是郡開元觀至太祖受命時尚在亦九十

餘但民間仍呼爲將軍焉溫韜之起兵連邠次
梁華內外相結合蟻聚動至數萬睢盱屈強法
令莫制遂建縣爲郡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
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旣開簡陵內有銀羅
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於梓宮
每一身以十餘牛犖致方出隊道載以大車碎
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簡陵乃懿宗也今在州
東北山造作側旁有民肆謂之園陵店其開發

之跡依然可尋予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橫
思去根本詔令一出掃蕩幾盡大中已後漸次
仍舊及懿宗懲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興復故
修崇寺宇則又過之羅漢環於梓宮卽其意也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
筆而寫經此謂龍過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
四十餘全無兩臂目兩肩如削巡行衢井求丐
爲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脚踏髮及繫衣浣

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匹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革繩之上畧無疑滯予爲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時踰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無恙體常充衣亦自蔽又段夕拜擘言景德中因事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繡鞵片織綬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圖之人手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於溝壑是其手臂反不誣矣

相國田公端任補闕與一僕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既達其國宣朝命舉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年未獲風便回韓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盈載而歸先是僕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欹傾倒公

神色自若俟奉者有異夫國舟子前日風濤之
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
國但少幾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
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
曰公之物居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畧無孑遺
矣校供奉之物已腐矣謀非海神秘惜蓋罪小
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
矣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式卿億
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於翠琰卽其事而
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
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
覆繡箔映以旌幡香几外不得窺廟祝稱云神
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
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
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

曾子弟院有媿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
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
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杵之薦也聞者
達其事于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
僞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
令設酒殽於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覲神必享
吾當扃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
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論其意及期公至啓戶則

杯杵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於是引伏立答其
背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於
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迸
頃刻擒戮靡有噍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享
但春秋旅奠而已昇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
若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日蕩其窟穴小大
無遺雖滿盈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累官

至加節鉞織膏聚歛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
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
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尊但於富
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兼與契券爲
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蓋
謂信才瞋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八十餘輩
飾珍異以袍帶令伺於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
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舌

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
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互攻
聲賊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
便到其速如神至於進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
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
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
葬畢籍其餘十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官俸
內用私帑閨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

費蕩更踰於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
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
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
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怒具
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
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
舍乃歷自來游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四亦皆
厭矣遂於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于軍巡聊
足糊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
多假弄獅子獠孫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
么麼頽頽尖薄克肖獠孫復委質於戲場焉韋
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彼殊無愧
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
足怪耶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
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

歛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
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
曳忠於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
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
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霽踣尸
於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
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
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遽揮霍將起曰茲

非我家也我本李忠詐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
自誣伏法陰府王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
已俱至於理甚明爾須却回我訴以本身已焚
焚回且何依王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
忠近鄰蘇公到方兩日但令托其身以生我是
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
事懵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
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龐朴及召忠妻至見其

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
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
於東牕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
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
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
剗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
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
也

班行錢允凝大中祥符末督役于亳州太清宮
惟採宮中鶉鴿充庖膳多自彈之靡不應弦而
落朝夕不舍栖宿或稀或有勉之則曰天生此
物供口腹若而致罪況人乎採捕之心從茲益
衆皆怒其輕脫更一日因彈鐘樓上者續紛墮
地允凝自往取之忽躍入殿前花欄允凝遂踰
欄而入不覺折栢一枝正穿足心尖上腕露流
血斗餘人掖之置于寢室號呼彌月而卒識者

友會談叢
謂其餘誅焉

稽古堂訂正友會談叢卷中

宋 華陽上官融撰

明 樞李高承挺較

定陶髣山按皇覽家墓記云本曹國葬地彷彿似山故名焉其上有神祠不詳建置境內祈禱頗彰靈應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爲廣濟軍其廟備春秋之奠至五年秘書丞安德裕出治軍事下車之明年自首春不雨如仲夏多稼將槁庶

民其咨驕陽日熾或言髡山神祠安備禮詣禱
方炷香奠掌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綈冠拱
揖而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愆亢之
災咎曰某堆阜之神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
恨力小位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則龍司厥職動
息由天然上帝亦知旱暵時久將施甘澤今念
公靡憚炎爍俯爲生聚某當至王者室密伺雨
信必得先期而報也言訖而隱安詢於左右皆

云適無所見惟爵小吏覩焉安旣歸是夕纔寐
夢其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早安大喜詰旦會
僚佐而白之衆以爲誕未有信者俄而陰雲四
塞雷電齊至大澍三日千里告足乃賀曰此明
公之誠感髡山之驗也翌日安具牲牢拜謝
秦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琪本路
下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親狎不以
刳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厥

夫窺伺寘董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
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摔婦人至市具疏其事
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
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
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
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
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焉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

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旣達澳陽暮畱張在
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剗
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死首披緇無由逃矣
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井閭桑
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
見張於門側召至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
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
當擇佳婿如何許與丐者是棄之耳滕曰非卿

所知況已言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矣
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
方可至勝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
襲衣束素延於清淨院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
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
終於二卿之祿其子今列閩籍焉且夫向侍中
之居屠肆張戶部之爲囚虜謂張寒餓可也而
待之以殊禮妻之以愛女苟非達識曷以臻此
之得不包羞乎

乎今世之人以貧富爲賢愚以炎涼爲去就聞
之得不包羞乎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旣受代與室家婢僕輩泛
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瘥蒙周以船小暑衆
妨於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江擠於中流
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素善游泳雖困憊
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寘於
家身沾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

周之船傾側波間篙楫莫制移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漁叟具聞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疾已間矣於是悉心致哀舁置具櫬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世之難能也則服名

教曳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柳如京開與處諸潘閩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鑰甚秘柳怒將笞驛吏吏曰此非敢斬舊傳舍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讐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

啓門掃除處中坐閔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
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
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
諸公卜宵可也柳喏之閔出密謂驛吏曰柳公
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
閔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
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
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歛衣循牆而行

閔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
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于忤幸
乞恕之閔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
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
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
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
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閔徐曰汝識吾否柳
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濟閔也柳

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遂問下屋問曰公性
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
遁標匠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
毅人皆畏之一且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
云能言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
乎

都官員外郎中師言至道初在京師上元夜與
朋立端門下俟車駕以觀俄頃太宗乘步輦自
南來中宜備都盧曼延之戲盜目不可紀
其間一人自後趨前其人迎立於駕前乃
言曰大皇帝陛下之戲聖者亦爲屬目負益
者遂趨去餘服止披一緋袍向火盆而掩之拉
緋袍在兩手圍之如無物裝時擲於地卽舉而
披之精神開尚氣壯四仍灼其鬚眉焉遂

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
孫爲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
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繩而逸
之捕之莫得忽於庖中竊小脯置瓦溝上潛身
除兩屋隙間伺鴟下攫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
前哀翅乃攜至廐舍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于
爲縷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
山中焉廐吏驚報廷渥覩而嘆息遂令人送入

噫天性之篤猶于人也教被于質則愛愛生于
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喙喙
識有愚下惑於遠而泛於近捨其本而存其末
精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補之詐黃臺之
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給事中董儼蓄妓妾二十餘人飾珠翠曳紈綺
食梁肉自比於王公家而身沒未浹旬爲壽陽
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以二犢車載歸諸

妓妾輩悉無戚容欣然而去見者無不嘆惋夫
生共其樂死忘其哀是董之恩無一日可思而
別姓之室喜於再聚矣此豈女子之心耶豈厥
裔貪其直耶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徃來闐闐間每至之
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
嘗改易人或呵叱僂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
爲常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於界中

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伶之日以五錢贈焉
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
僕而過生淡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
連綿數任畱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
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生
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荅
今得其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
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不

可拒矣遂畱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
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淡巷生心疑惑且曰此
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及
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却着敝衣如故
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
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甚
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又
敕其僕携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取

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
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
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
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
者乃於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日酒肉不食君命
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回
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
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
其處則迷而莫知

稽古堂訂正友會談叢卷中終

稽古堂訂正友會談叢卷下

宋 華陽上官融撰

明 樵李高承挺較

婺州郡署舊傳凶怪後堂尤甚累年已來但泥封窓戶雖白晝亦無人敢至每二千石到者先詣焚香然後禮上率以爲常景德中太常博士趙沂出典是郡素聞其事下車之明日命撤去泥封豁其窓戶將吏輩驚愕以爲開之必見異

物及啓扉一無所有惟糞壤而已沂日倘使凶
怪詎肯白晝而出且久扃之室亦宜預防遂令
掃除還選勁卒三十人各持長鎗分坐堂中沿
及戶外嚴約曰惟側聆其間稍有動處便起向
空交刺焉俄頃相繼而墮佇伺移時更無飛者
亟白燃燭席帽餘者似扇朱自雪瓜尤可怖畏
悉中鋒刃而斃矣沂令潔置廳事黎明召僚吏
以觀之無不嘆咤自茲郡署凶怪亦絕噫造化
之含育至太奇形異類世自有之神異經注螭
蝮三百歲化形爲人飛誠有之也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爲予言昔天津橋
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
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
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殽携管絃以就賞實洛
下之勝槩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
一日少年輩邀置于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

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日是吾心也夫
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况凶宅乎少年以
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
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
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丫鬟携燈檠而
出置於階際抽身却入未久有數婦人盛飾分
坐於燈下紉縫焉生凝睇訝之俄頃後堂門一
時大啓牀帷器用倏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

靚粧袷服執毬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
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裝帽戎粧據
胡床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昇棄他所
回顧間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于堂西竹林
中體爲枯枿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
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于時歿後
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
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

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
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枿所傷衆
方服其贖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
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墓耳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
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徃省焉旣入
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
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

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踣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
別無乘可代又艱於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
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
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爲
慮遽揆懷中刃當脅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
振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
大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
駭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

大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做帷之事亦異矣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
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舍
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
聖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澗亦不浸潤其梁
柱榱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
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
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

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
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於山石掩映之處
竝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條忽雙斃二
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
悲悼用繒綵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
乃條其革密如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
呼爲女棚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于其
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于大中祥符七年隨侍

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
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徃徃見女棚
置于嶺上而新者擅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
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
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涎前
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實錄

咸平中家尊任蘭臺佐著出宰建之浦城縣到
官周歲忽有一道士司徒翊具筆札適婉煥然

可慶家尊素惡人詭譎不甚在意復值有同僚
之會一暇後令兄長延於書室翊有怏怏之色
及見兄長幼齒愈失所望旣坐乃曰某昨自汀
劔經由貴邑爲闈吏所報須至款關然則奔走
塵埃且非投巧者適殊不蒙見禮淡增慚作乃
索酒獨汎五甌自引聲高歌拂袖而舞遂以手
伸其兩耳頃刻長數寸交於頰上放之仍舊復
令左右伸之俄長尺餘亦不言止人懼而捨之

觀者悉異焉更無語爲求乳香數塊置冠中長
揖而去潛令人隨之云出西門雖奔馬莫及也
舊說馬嵬店嫗收得楊妃鞵一隻秘爲奇玩人
欲觀者但賂百錢得一縱目故店嫗致富此其
好色不好德者也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
一古合其大如缶外砌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
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真
貯首飾者也世事悠遠莫能詳悉尹京兆者下
車之後多假以傳玩畱不信宿返却持去雖與
馬嵬之鞵輕重不侔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夫
物之奇者賞其古則古矣若謂今之所無則謂
也

王校理質言祠部蘇員外者名德之裔好古博
雅有寶裝帶十餘條云是陳後主所服者及唐
相小許公告身數紙真希世物也予侍家尊到
回中回中舊稱巨鎮民間尚有唐時組繡佛像

廣袤丈餘奇絕精巧隣於鬼工下述贊文末畧
開元之號字亦刺出點畫分明而年祀淡邈止
顏暗故而已復有西塔院者主僧世傳一架染
于假觀焉大爲殊絕方如寢衣渾背織其面狀
山水之類周回作雲氣有裏紫色而綾文反覆
無縫與邊相合四面如之其貼相亦有開處織
緻可愛故非紉縫之所及旁有織出金字云王
子年高麗國王奉爲西天三藏國師造僧徒寶

惜迄今如新但知流傳亦不省所得之由予曰
元氏之合舉茲數事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他
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無損於廉矣昔陸龜蒙
記錦裙篇說天后羅裙紉旛皆繡組之妙信乎
古之奇妙有之矣而出於高麗者尤足異也
光祿寺丞卞禹在科場日不修邊幅喜酒任達
形貌麤率膽氣自許嘗說少年時薄遊曹社寓
于客邸一日醉歸夜分酒解寢興欲拳足偃臥

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收時微有呻吟聲極以爲訝引顧僕夫又各大鼾壁燈復熒熒莫測其事而其聲漸急禹遂蹶身而起見一物橫加於膝色黑而難辨舉手捫之初不甚懼及持於燈下細窺乃是人之一臂也烏毛茁然覆其上掌大而指巨頗異於常仍呻吟不已禹汗出大怖亟擲於地嗾呼僕夫燃燭徧覓寂無影響禹立遷他室後亦無患及訪於博識者莫窳其怪

段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歷幕席浪別陝右務嘲諷取悅於人雷掾濟陽江丁謂好蹴鞠旣貴後亦爲之全撰鞠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有斜搗花脚面濶大打廉捩之句稱爲中的全卽公同年生也全在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院僧請全作文全俾城中少年探撫花柳中所缺之事欲綴于詞以播揚之時有名妓添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羣妓議曰段推官口吻可

畏倘遭攻擊所短則我輩掃地矣乃醪宴作樂
召全洎諸少年妓等再拜所以掩惡之意全酒
酣聆其言甚有得色顧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羣妓哀
如是吾於仲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噓
金部田頊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
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願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
同一日晚携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

有看窓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
洎過百餘步生却回窓中之人尚在忽擲下金
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聞宅門中
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
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
者其婦也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
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榖承迎
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

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
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欵曲間謂婦曰吾昨
度險棧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
院與吾償之婦喏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
邀生不至未浹旬又謂婦曰後過某處其願如
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
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携利刃入院不問僧尼少
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之自拘於有司

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
者也言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勲臣之裔何必致
問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
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爲戰慄
棘丞張亢八九歲時夢皂衣人遺筆一管及寤
言與親友間後因戲於庭樹下有烏銜筆正落
亢前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人皆奇之及長果
俊敏有文聲愛洒落魄不事檢束天禧三年科

場未嘗以習讀爲意曾於友人家假得書數冊
都不省覽每醉歸但用樁頭甬省奏名來日殿
試猶尚暮回酒醒初意闌夜淡無寐因取樁頭
書看乃尚書也燈下披讀頓忘倦怠不覺盡其
一編詰旦御題有日宣三德論尤恍然大悟乃
是夜來詳讀者矣於是一揮成名年方二十

曹州司吏盧平秉性姦蠹侮文尤甚恃茲酷虐
儕伍憚焉好植人陰私多岐致害至道中殿中

丞蔣非熊悅之凡有施爲無不信納郡人畏之
間日平謂非熊曰州界累年荐經荒歉民室逃
散閑田且多兼併之家冒恣耕墾縣胥與里戶
之輩交結爲弊掩而不發當爲申明非熊諾其
請於是追攝四縣民吏連繫者八百餘人委平
推約平任性拷掠鞠出其妄官稅洎收子價錢
十餘萬緡平喜得實待悉寘於法會真宗卽位
赦恩宥之平枉法受財是時非熊已替郡政又

新平失所倚復知單坦告訐懼亦潛匿新守素
知始末仍怒平巧詆嚴加搜訪未幾就擒先笞
而後鞠平甘從吏訊情無隱焉案牘將具平忽
瘍生兩髀信宿潰爛呼號苦楚晝夜不息一夕
爲羣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手足桎梏無奈之
何頃刺告斃人謂慘毒所召歲餘告人單坦者
因迎官出城至安院陵店俄墜馬奔逸哀祈衆
頗訝之逐而致詰則曰盧平將刃斫我衆皆愕

懼旋踵間死於井中平與坦相報之後非熊在
闕下愈不自安朝廷令非熊鞠獄于陶丘每就
食則見平在前必先祭方敢下筯非熊謂曰當
初之事職汝之由及至其死又是單坦且互聞
報讐彼此無冤今却復來向我何意平曰前事
雖平造意寔自殿丞方行陰司辨折甚明須要
殿丞爲證更月餘方來追攝也後非熊鞠勘畢
到曹州果卒尋火化轉積值雷雨大作涉旬不

止暴露野外靡能致焚時亦謂其報應焉

三

不可勝舉余益心醉矣去年上冬余買舫艫造
桑桑偶小出余因私詰其侍者侍者曰郎君近
來終日飲酒酣暢自放耳目不復及書惟枕中
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并不
觀久矣余聞之喜犒侍者錢若干得假以錄乃
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嬛記世莫之傳果可諷也
後桑見余所撰著時時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
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卽盜之終不

效中郎惡客在允明不猶卽在吾子乎桑亦不
再問余益知桑爲世之曠達君子矣是爲序

枝指生允明撰

稽古堂訂正瑯嬛記卷之上

元 伊世珍 席夫輯

明 高承埏 寓公校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
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
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
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
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

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峩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禱杙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卽命小童

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玄觀手抄

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牀一自與郎江上別霜

天更自覺宵長
男子和曰
纖阿歛照
窻風起漸
覺霜寒
逼玉牀
幽恨從來無
早暮不知宵漏
向人長
又歌曰
愁聽黃鶯喚
友聲空閨曙
色夢初驚
窻前總有花
牋紙難寄
妾心字字明
和曰
遙知把筆怯
禽聲密語書
來屢自驚
若道花牋傳
不盡幽情
含處已分明
又歌曰
寂靜璇閨度
歲年
並頭蓮葉
又如錢
愁人獨處
那堪此
安得君來
共枕眠
和曰
愁多四月日
如年金錯
囊無買

醉錢滿地
落花愁不寐
非關明月
夜遲眠
又歌曰
臥病匡牀
香屢添
夜深猶有一
絲燵
懷君無計
能成夢
更恨砧聲
到枕邊
和曰
寒燈未滅
夜愁添
輕帳低垂
薄侶燵
忘却閨中
病無寐
空教
魂夢到君
邊
歌罷其人
迫而視之
乃二獸焉
一類猪而
體特高
蔚有文彩
一類龍而
小徧體
純黃色
其人驚而
走行者問
之因語其
故共往觀
之寂然無
所見惟竹
書一束在
地取視簡
策幾

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
去立言灌平獲誦千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
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誠齋雜記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冑通殷勤文冑以百鍊水
鼎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
針結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

謝氏詩源

人謂步搖爲女髻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作

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以增媚媚故曰步搖

採

蘭雜志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菽
水不贍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
陰功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
舉之頃隨卽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
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
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半耳商世界大旱至七

年場子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
爲犧牲禱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
私隱元元爲之一舉耳後人倣其制號如意云
採蘭雜志

博物志云上芝爲車馬故樂府云芝爲車

謝氏詩源

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姑射謫女日命蓮華童
子進九天先生其泉出檀芽峯內乃英妃撫長
琴歌怨蘭花處怨蘭花曲名其辭曰人間一別

下視微茫蘭花發色在彼閨房自離妾手懼其
弗芳蘭乎蘭乎展不可忘

修真錄

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亾未亡時晨興頤面玉簪
墜地而折已而夫亾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
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
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
合啓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
焉

誠齋雜記

真觀寶高才博學儀神雋令而性託夷簡目不
視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
曰君相淡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滯根未斷
奈何觀寶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
天下浮華不足棄也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
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觀寶得祖鳳凰才子
佳人精彩照耀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伉儷終
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寶以前

愆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必愧是君夙緣固應
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遙卽說偈曰世有男女
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滯慾如蚊蚋交感譬如
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搖動解衣共喜戲
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交感誠
如是汝若發菩提往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
登媯第一今各成正果淨媯無分別試使取淨
媯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真實此是

衆生心汝何固執着淨熈無差別卽汝妙明心
觀寶言下大悟

禪林實語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
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絲
絡繹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
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
統忽不見沈後織成統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
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搖而自涼

賈氏說林

季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
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
有名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
思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

真率齋筆記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
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
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
此豈女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

真率齋筆記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
周旋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

修真錄

王吉夜夢一螾蟊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
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
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螾蟊爲
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螾蟊

成都舊事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
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

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
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
興之瑞也

博物志餘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
鬼陣相攻後人因名碁曰鬼陣

採蘭雜志

閻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
寺荊州李姥浦同

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

隨父寓于楊子江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
出看達見其素腕褰簾結五色絲跳脫鬢髮如
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異達神覓飛蕩
然非敢望也每日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
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
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
侍兒乞其舊稿楊出于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
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然終不

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
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

理盡瑤琴不成曲

本傳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
而解謂是真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絨
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鳧飛來入閨裏

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寤而悅之其人聞
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

仲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
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

又大會謂之鵝鵝會小會謂之白鷓會

本傳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

草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冀其忘也

謝氏詩源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

鶯恒曰此豈爲某設哉祗當索與郎耳因名酒

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

非本指

真率齋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

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

也何當復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

毀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

有彼此乎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蚶

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

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
一成一毀如林花之開謝耳寧有既乎

玄虛子
仙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義也九天

先生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

天地人物不猶鷄卵乎天為卵殼地為卵黃人

物為卵白

玄虛子

姑射謫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

曰能也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車一息之頃無

不出也無不游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

大無為體也汝其游矣乎

玄虛子

宋遷寄試鶯詩有云誓成鳥鰓墨人似楚山雲

人多不解鳥鰓義南越志云鳥鰓懷墨江東人

取墨書契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謝氏詩
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

香聞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

故地名煮棗

賈子說林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
魚浮于水面戲囓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
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
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
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
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牋一
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
惓惓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

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濺濺流誰
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
舟無由謁余欵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
寄書實有是事統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玄散

堂詩話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
入醇耐飲之謂之欵中散 本傳

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

白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
世希觀之物也 別傳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隄
麋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麋何也曰楚謂
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
墨名隄麋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
故後人以散步爲消搖 採蘭雜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
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

芙蓉匹鳥約畧濃淡生態逼真楊喜不自持覓
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畧云連枝欲長忽阻山
蹊比翼將翔遽乖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普
救啼鶯幸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
湖恍在案波浪倏翻窻植寫斷腸飛揮交頸繭

紙發其枝幹兔管借之羽毛雌戲蘋川雄依苔
石色與露花同照爛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
開若憶文君之面疎螢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
冀吾人獲同斯畫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
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

本傳

吳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
各以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
姻爲分金且以爲管鮑事更謬

真率齋筆記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
是絕對也

採蘭雜志

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縮
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
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
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故梅子

美人贈

詩曰笛

唇楊折柳衣髮挂流蘇

謝氏詩源

甄后旣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

若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官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採蘭雜志

黃帝鍊成金丹鍊餘之藥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宮人以汞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後世效之以施脂粉極其可笑

採蘭雜志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

列自成行

謝氏詩源

唐厲玄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

舉進士人以為葬婦人之報

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為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彩橫發而況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

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為綠

朝雲

採蘭雜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

真率齋筆記

貞觀中冬月祁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池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諦視皆水晶也人以為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為屏風置

室中遠視皆爲以真松樹也爭以紙摹之後舉
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人
稱之 志奇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
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茲針線
鱗甲鬚髯成彼丹青雖辜彈鋏之心聊作傳書
之使素手得蒙一水寧辭鮫室啣珠綵毫倘點
雙睛尚冀龍門燒尾註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

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卽生梧
桐數株枝葉青蔥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卽
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顧士思少時見隣家
捕魚恒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
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我士思後爲吏部郎沈
明遠畫一魚不點雙睛嘗戲詫人曰若點當化
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
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

其尾乃得成龍

文苑真珠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
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
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
大笑

青棠集

金多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鐵鮮猶巍帝后製
笄以飾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爲榮也故炎歊泐
夫金石則貧賤者不思輕暖之裘寒冰結于江

湖則富貴者無用生涼之席註曰陶樂猶巍皆

國名謝仙女盛夏上玄宗以生涼之席

賈子說林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

有伯仲兩偕之侶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

兄玉刺雙璋錦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

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偕仲偕兄弟形狀

無二白汲兄弟毋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

一繫于足

文粹拾遺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弓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鶯唇歛投柴玉臂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皆一詩而兩事迥矣不同

採蘭雜志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欲畀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爲已物延壽不欲遂臨之以刃與之以犖糜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求如此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

杜集中

膠葛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臥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

書于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
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
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
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
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
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
一寸宮人佩玉盡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
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
厚穀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
擊鍾豐印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
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
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賈子說林

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
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

理如言 卷之十一 二十八十二
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
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
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
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
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
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
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
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卽此物也

玄虛子仙志

謝幼輿折齒之後猶不能忘情聞此女爲戴姓
之妾而未及訪其所在日夜悲思體爲之病戴
安道先嘗一見此女採桑思所以解謝閉目想
像者累日一下筆卽肖造幼輿曰僕近取一妾
姿色頗亦不惡頃偶戲貌一圖聊試示卿幼輿
見之心知此女爲安道有也自後更不思之久
之方知安道給已亦終不動矣

致虛閣雜俎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

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爲綠螾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卽愈因號綠螾爲蛇醫卽守宮也 二酉餘談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卽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 採蘭雜志

主父旣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

天而降主父拜之覩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于沙丘

三月啓視重門鑲鏤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勗遇主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閑行勗拜主父答拜勗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

玄觀手抄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輒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卽成畫矣故人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丹青記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鶯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

玄散堂詩語

仙人名鳳子與笙璈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璈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

各以生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生二肆長生之秘訣 修真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續古今註

山中老人以秃鶩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註以秃鶩爲扶老甚謬 採蘭雜志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 採蘭雜志

𪗇𪗇一名春駒 採蘭雜志

韓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荳瓣入醋能移動者亦曰相思子 採蘭雜志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志奇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形隸篆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

修道則使其人自觀凡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緣
分性資而曲誘之又如心欲得某物則凡上便
有文字曰某處可得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
一戲法則文字便曰服何藥愈念何呪書何符
卽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
回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
神瓜則飲食可廢

玄觀手抄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

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

採蘭雜志

結草蟲一名木螺一名蓑衣丈人

採蘭雜志

金陵子能作醉來粧

續古今註

太真着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
上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
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

襪爲藕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

致虛閣雜俎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採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卽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致虛閣雜俎

越雋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卽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

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採蘭雜志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採蘭雜志

鳧一名少卿採蘭雜志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蠨蛸垂絲着衣則日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採蘭雜志

公良孺多力仲尼爲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
將行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視之
木更生根活矣

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
老人宜滋補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
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
皆纓絡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煙
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煙色漸覺淡黃遂

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
衆皆下拜誦佛號煙像甫消而夫人屬纊矣此
余目覩謂修淨土孟浪乎第恐修之不專耳

淨

土節要

薛嵩性慈戒殺卽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
被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
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
行于被上須臾皆墮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

視之被上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
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爲主所屬
得金百斤來害嵩其人有一古劍利甚着處必破
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卽見血以爲殊死
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遣人矚之無恙也
訪得虱事始知其夢蓋虱代嵩死也

魏生禁殺錄

李陵爲單于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胡
人皆流涕解圍北走

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
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
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
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
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
矣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
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
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

皆不覺以真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時八月十五日也

修真錄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
寄侍琴仙女于繡雲山中女方謫下爲田夫女
捧之淚下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
自照顏色媚于平時天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
里有五色山東曰廉遲南曰垂臺西曰鑑木北
曰固元中曰中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如

五方色上生雲作鳥色各如之栖嗣榮之林食
條輕之果土人拾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擻地
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化爲水鍊以成膏色
白如雪婦人以敷面面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
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色美好芳香芬烈可
以長生女未謫時遨遊于此曾試此膏故淚垂

焉

修真錄

梅橋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輒驗用斑貓七箇

去翅足爲末酒服溲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
爲妙如無再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 上池編

鄙嘗謂高達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
韻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差不稱耳顏敷應
聲戲改曰邊庭颼颼那可薄絕域蒼茫無所掠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柝却佳

林下詩談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
何羲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英妃對時人謝

曰我碧毫小仙也久爲世溷今當去汝等努力
會當見我于玄門耳遂乘雙白鶴飛去 修真錄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卽
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
致張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爲相思也 採

蘭雜志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
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

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
飲又有寶文之莖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
文之初莖拾穆陀之墜葉

謝氏詩源

一人病瘥醫禱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棗一
枚按病人口上誦呪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逢
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
專吃瘥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卽與病
人服之卽愈道士不別忽不見

二酉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
不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秘耶謝猶以
爲未足尊崇沈遂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
席上寫作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

書于額曰沈郎書室

子真雜抄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
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
一佩而徧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凰頸

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
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
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
賜最多裁以爲帳燦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
合德明珠多矣觀玉謝凌波詩曰錦囊寄贈可
消冤解道縫時獨掩門不敢喚人收墮珥蘭膏
畱得指頭痕

林下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

牂管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

致虛閣雜俎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

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

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

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

子卜一行人聞人言曰樹邊兩人照見簪餌數

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

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婦女

賈子說林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
笥終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閣中諸蟲不死冒
寒而鳴姬以告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
有返魂乎 真率齋筆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
尚卿筆神又曰昌化 致虛閣雜俎

舜漁于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
面取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

雷 膠葛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
怨其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
結夙夜兮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
兮可歇妾心兮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
絲棼兮可理妾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
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
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

誓願爲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難親損餐
兮減寢帶緩兮羅裙菱鑑兮慵啓博爐兮焉薰
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荆榛逢人兮欲語韜匣兮
頑嚚煩寃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
死兮何瞋卽使徐娘復生不復遠讓也 本傳

倉公夢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
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
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

也由是神于診脉

膠葛

虞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
使詠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綏飲清露流響
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
子沉靜寡欲要當享大名于天下 虛樓續本事
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官訪以至道後欲
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
入雲中故後人呼玄鳥爲意而 玄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
之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不但能巢蓮葉遊卷
耳已也 膠葛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
卽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
矣 修真錄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
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

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
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頭
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
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 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而生 續古今註

蜚蚊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採蘭雜志

猫一名女奴 採蘭雜志

張叔良字房卿大曆中與姜窈窕相悅姜贈以

髮藏于枕傍蘭膏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
山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
半枕蘭香空綠雲

本傳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
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
使婢答曰正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
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謝氏詩源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

歡叔良製以爲丸贈窈窕窈窕不服佩之裙裾

香氣異常

本傳

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草鷄
啼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喚隴化如滄海二十
五字口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青鳥飛龍下魚
化丹丘八字亦佳

二酉餘談

稽古堂訂正瑯嬛記卷之上

終

圖書

現
如
言

卷
之
一

三
十

十
九

